

諧

鐸

文學筆記
叢書之一

諧鋒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所 版
有 權

版 三 月 四 年 三 二

點 標 式 新

譯 諧

冊 一 裝 洋

角 五 價 定

陶 伯 陳 者 點 標
蝶 夢 周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路 南 河 海 上 者 版 出
號 七 三 一

局 書 益 廣 路 州 福 海 上 路 南 河 海 上 所 售 託 總
街 陽 南 沙 長 街 斜 梅 楊 平 北
楊 市 範 口 漢 坊 牌 永 州 廣 宜
街 店 書 慶 重 路 馬 山 中 昌 南

所 售 分

南 杭 西 龍 離 福 廈 汕 天 天 天 天 濟 濟 濟 濟 烟 烟 烟 哈 奉 奉 長 營 安 青 青 青
京 州 安 口 縣 州 門 頭 津 津 津 津 南 南 南 南 南 台 台 台 演 演 天 天 春 口 東 島 島 島
京 閱 翔 誠 承 永 翔 文 成 江 會 直 華 大 承 山 民 福 誠 誠 成 承 胡 大 成 成 誠 中 成 成
華 經 文 文 文 昌 文 明 文 東 友 緣 新 新 文 東 裕 文 文 魁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書 堂 書
局 局

殷序

予秉鐸祁昌，與養漁大兄同事者三載。予之鐸，以無聲爲鐸；而養漁以有聲爲鐸。予之鐸，以鐸爲鐸；而養漁以不鐸爲鐸。蓋予不善諧，而養漁以諧入鐸。故聽其鐸者，但覺其諧，聽其諧者，并不覺其鐸也。雖然，天下大矣，鐸且不能遍徇，何況於諧？予曰：『干卿甚事？』養漁曰：『舍我其誰？』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養漁曰：『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予曰：『木菩薩登壇說法，畢竟於意云何？』養漁曰：『泥傀儡逢場作戲，也只與人同善。』諸耶鐸耶其養漁之苦心耶？予乃退藏其鐸，而養漁之諧，鐸以鳴時。

乾隆辛亥仲秋下浣星巖愚弟殷傑

韓序

莊生放達，秋水馬蹄；屈子離憂，女蘿山鬼。雖屬寓言之義，終非垂教之書。至若千寶搜神，齊諧志怪，更馳情乎幻渺，覺涉筆於荒唐。蘧漁大兄，夙負異才，近耽淨業，發菩提心，而度世運廣，長舌以指迷言，則白傳談詩，老嫗亦參妙解，事則道元畫壁，漁罟盡樂，飯依有裨人心，無慚名教。藻初游宦海，舊託名山，匏既繫乎同方，荆共班於一室。偶離案牘，筆啓巾箱，閒詣經帷，偷翻枕篋，得預元亭之祕，盡窺鄴架之奇。嗟乎！段成式之明經，諸皋垂記；董仲舒之嗜學，繁露名篇，惟得綆於真源，始扶輪乎大雅。文非妄作，事豈無稽？僕執掌於簿書，乘五夜翻兔園之冊；君主持夫講席，借六經織魚網之詞。

乾隆重光大淵獻相月既望寅愚弟韓藻序。

序

沈中鳳字桐威，號養漁，吳縣人。明嘉靖進士，啓裔孫。清乾隆舉人，歷官祁門、全椒訓導。以度曲知名吳中，詞亦清新。有吹雪詞，及報恩、黃金屋等傳奇。所著諧鐸一帙，行世尤廣。游戲文章，寓言八九，誠者謂聊齋以外，罕有匹者。原刻十二卷，目標儷語，蓋仿蘇鶚杜陽雜編。何光遠鑑戒錄，吳偉業綏寇紀略，而變其例也。意主規諷，流于諛浪中。蜚蜚，搗鬼夫人等，與聊齋羅刹海市、鳳仙二則類。惜筆太尖酸毒刻，致遭物議。青鐙軒快譚，謂內載討貓檄一篇，語帶譏諷，時撫軍好佛，因之有搆蜚語者。朱石君先生時官安徽巡撫，欲劾之。桐威上書自呈，筆墨飛舞。石君先生憐其才，事竟釋。今錄其書於左：

鳳吳下阿蒙，蘆中窮士。幸一丁之初識，笑二酉之難窺。家少曹倉，長訛亥豕。腹無邊笥，學注蟲魚。慕辨稻之清才，幼慚左癖。羨食瓜之徵事，長愧書淫。偶拾齊人炙輶之遺，妄附虞卿者書之事。晨編夕寫，塗成鴟東撮西鈔。祭還類獮，蘇學士香花供佛，補錄傳人。淮南王雞犬皆仙，文探寶笈。夢迷鄭鹿，稍參太卜之書。鬼嘯阮琴，用輔賸車之志。以至賣柑種樹，盡被搜羅。相馬捕鹿，亦資談助。傳成毛穎，中書君元屬寓言。賦本子虛，亡是公何關實錄。竊秋小馬蹄義，託雪泥鴻爪之詞，敢希舌可生蓮。一信胸堪成竹，方謂客嘲賓戲。古人一度談諧，幾忘馬磨牛衣，雜說難登著作。享千金之敝帚，玷五夜之寒氈。今蒙鈴閣垂詢，琴堂傳命，始悟雕蟲小技，多亦奚爲。捫虱高談，戲終無益。華國唯文章是寶，立言以性道爲宗。陶令閒情，不入梁樓之選。魏家穢史，難參魯壁之經。小慧卽畔，追之媒。大言實欺人之習。乃大人不加譴責，反賜栽培，想因采及芻蕘，亟欲裁其狂簡。曩謁小程夫子，許參立雪之班。今望大宋門牆，願侍披香之席。雖雲泥勢隔，附驥無緣。而風雅道存，登龍有路。昌黎伯

拈生館下，呈甫盡得其真詮；廬陵公持節寰中，劉幾自裁其偽體。金能躍冶，不棄涂間；桐可爲琴，終收爨下。說菩提法，沛甘露于犁舌獄中；開理學門，沐春風於傳心座上。自愧半生精力，誤帶浮華；反幸數卷蕪詞，得邀提命。從此悔其少作，不再續搜神志怪之書；還期知所折衷，庶無負振賸啓蒙之訓。

書上石君先生讀之，拍案叫絕。其才調如是，懷才不遇，古今同慨。書中未嘗不三致意也。聞先生尚有續譜鐸一書，共八篇已刻；今本局又有江氏小諧鐸，亦能諧而鐸焉。予見別本，有錢氏一序，視殷韓一篇優勝多矣。第不識俗本何以遺之？佳文不遇，湮埋已久，人之懷才不遇，亦可作如是觀。亟爲補刊於此，用泯遺珠之歎。漢儒經學不尙卮詞，自子雲解嘲，孟堅賓戲，漸開譁浪。魏晉而下，文蕪詞雜，語林笑林，世說俗說，家各成書。何法盛等勅修史，多所採錄，識者譏之。蓋史貴鐸而不諧，而說部書則諧而不鐸也。予與贊漁大兄共筆硯者垂二十年，知其湛深經術，偶以餘緒溢爲外編，而標其名曰諧鐸，殆得史氏勸懲之旨，而不屑自儕於魏晉雜書者夫。西京盤飴，尙壓騷壇；南部烟花，且傳廣閣。此書一出，當不僅貴洛紙而織蠻衣也。予謏陋，尙能與天下人寶之。湘舲弟錢槩拜題。

予最喜讀桃天村、荊棘里、名妓沽名、犬婢鏡裏人心、盜師香姑子等數則，譏笑怒罵，感慨不盡。世人多不忠不孝，驚邪舍正，顛倒玄黃，殉財棄義。名士不若名妓，尊賢翻遜盜跖，古尙如此，今何不然？其末後天府賢書一則，乃作者自懺悔也。氣戒一則云：「拙哉祖龍！爾欲盡愚黔首，鄰郡記德碑，教誰識也？」語最痛快，使羸氏見之亦當失笑。芙蓉城一則云：「帝闕仙班，必求孝子；則伯陽棄母、梅福絕親，盡謂妄人之附會也可。」關仙佛不用繁言，只此數語已足；世之佞佛者，苦不悟耳。是編俗本多舛訛，予略爲校閱一過，訂正不少，但恐未能悉及。丹黃祈讀者再覓善本校之，何如？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南匯朱惟公謹識

新式點標

諧鐸目次

狐媚	一
虎癡	二
雞談	三
獼祭	四
蟻封	五
龜鑑	六
免孕	七
雉媒	九
屏角相郎	一二
筆頭減壽	一三
計貓橄	一五
祭蠹文	一六
隔牖談詩	一七
垂簾論曲	一九
考牌逐腐鬼	二〇

妙畫代良醫	二二
嬌娃飯佛	二二
窮士扶乩	二四
老面鬼	二五
遮眼神	二八
燒錄成名	二九
讀書貽笑	三〇
鏡戲	三一
帖嘲	三二
一錢落職	三三
兩指題旌	三四
酒戒	三五
色戒	三六
財戒	三七
氣戒	三九

俠妓教忠	四〇
離伶盡孝	四〇
勾婦殉節	四一
營卒守讎	四三
桃夭村	四四
荊棘里	四五
黑錢	四六
奇婚	四八
洩氣生員	五〇
換形乞句	五一
菜花三娘子	五二
草鞋四相公	五三
訟師說訟	五四
名妓沽名	五五
泥傀儡	五六
石最風	五七
上清宮除妖	五七

森羅殿點鬼	五八
蘇三	五九
葛九	六〇
奇女雪怨	六一
達士報恩	六三
夢中夢	六四
身外身	六五
香粉地獄	六六
面目輪迴	六八
能詩賊	六九
識字犬	七〇
有根女	七〇
無氣官	七一
鬼婦持家	七二
鄙夫訓世	七四
蟲書	七六
獸譜	七七

黑衣太僕……………七八

巾幗幕賓……………七九

鮫奴……………八〇

犬婢……………八一

棺中鬼手……………八二

鏡裏人心……………八三

孟婆莊……………八四

十姨廟……………八五

車前數典……………八九

驟後談書……………九〇

死嫁……………九一

生弔……………九二

術士驅蠅……………九三

壯夫縛虎……………九四

嘲吳蒙……………九四

賽齊婦……………九六

村姬毒舌……………九七

醺婦冰心……………九八

地師身後劫……………九九

節母死時箴……………一〇〇

頂上圓光……………一〇一

掌中祕戲……………一〇二

眼前殺報……………一〇四

腦後淫魔……………一〇五

道人神相……………一〇六

和尚婆心……………一〇七

螭姑郡……………一〇八

蜣螂城……………一一〇

鬼嫖……………一二二

神賭……………一二二

夢裏家園……………一二三

命中烟眷……………一二五

臭桂……………一二六

祥鴉……………一二七

老僧辨奸	一一七
青衣捕盜	一一八
正士驅邪	一一九
惡客除淫	一二〇
芙蓉城香姑子	一二一
掃帚村鈍秀才	一二二
三杖懲奴	一二三
片言保赤	一二四
盜師	一二五
鬼壻	一二六
書神作祟	一二七
病鬼延醫	一二九

南部	一二九
北里	一三〇
貧兒學詔	一三一
才士懲驕	一三二
卜將軍廟靈籤	一三二
況太守祠膺夢	一三三
怕婆縣令	一三四
搗鬼夫人	一三五
呂仙寶筏	一三六
太士慈航	一三七
奎垣真像	一三八
天府賢書	一三九

新式
標點
諧

鐸

狐媚

平陽范氏廢園，故多狐。有甯生者，性狷介，日淫於書。因暑月懷悶，假園亭以憩。友勸阻之。甯笑曰：「何傷？狐挾以媚人者，二：貪淫者，媚以色；貪財者，媚以金。我兩無所好，惟好架上。媚術雖工，遇我亦不售矣！」友漫應去。飯後臥北窗下，見女子從屏後出，甯心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書，驟然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是兒獨學寡聞，將爲勤學死。」甯叱曰：「騷野狐，曳尾遁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汝果讀書明理，當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譏議？」甯曰：「憑城作祟，假虎樹威，汝輩長技耳。祖德宗功安有哉？」女曰：「汝日讀書，而不知大禹娶塗山之事乎？綏綏龐龐，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適文王，遭姜里之囚，散宜生訪先人於敝廬，脫青翰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諸史冊，子何未之深考？」甯曰：「是誠有之，但汝輩簪燈弄譎，臥楊宣淫，終非善類。」女曰：「死則正邱，大聖猶羨其仁，穴則知雨，漢儒尙缺其智，况有形九尾，德至乃來山海，名經言之鑿鑿。汝誠讀書而未得其解耳。」甯凝想久之，肅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爲不足齒之儕，今聞高論，願爲書友。」女笑諾之。晨塗暝寫，日共校讎。偶坐荷亭點，周易女忽問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甯曰：「上言離者，麗也。麗則男女交感，宜受之以咸，而咸不可言受，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而受之以恆。」女笑曰：「然則男女交感，聖人所諱言乎？」甯曰：「然。」女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何說也？」言畢，星眸斜睇，杏靨微紅，甯魂搖志奪，應聲而答曰：「卿有意乎？請卜諸易。」女隨手占得未濟。甯曰：「未濟征凶，

事不諧矣！女曰：『小狐濡尾，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何害？』甯惑之，自此遂同寢處。不半月，神疲氣殆，漸不可支。友過而詰之，甯萬方自諱。入夜，女來，甯以病告。女曰：『君著書辛苦，故日就羸瘠。又園善病，安知不因封禪一書？不然，茂陵姬且未聘，何得消渴哉！』甯深以爲然，遂擯棄丹鉛，日與女團坐一室。又匝月，病體益深，沈綿牀褥。友復過之，甯漸吐其實。友歎曰：『君中媚人之上策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則愛弛；以金媚人者，金盡則交絕。惟陽竊君子之行，陰播小人之譎，擇所好而投之，媚之術愈變，而媚之毒愈長矣！』甯慙然悔悟。友急喚與，星舁歸於家。女亦遂絕。越半載，甯病瘵死。遺書散佚，後不可考。

鐸曰：『此朱門上客一面照心鐸也！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鉢，亦是我輩大罪過處。』

虎癡

秦川女子霍小瑛，有姝色。父與豪強某爭田界，以他事誣諸官，竟斃於獄。母痛哭曰：『家無男子，誰爲父復讎？恐白骨冤埋，終爲千秋黑獄矣！』女含涕而進曰：『兒不肖，暫齡稚齒，不能作趙家娥。有得讎人而殺之者，兒願執箕帚事之。』母鑒其誠，日以其言禱諸西山之麓。一日，聞某入城，祝縣令壽，路出西山。虎突起於前，嚙喉而斃。母女方額手慶，忽一虎曳尾而來，徑登堂上。母女變色卻走。虎徘徊瞻眺，殊無惡意。母闔扉而語曰：『今日殺某於道者，非汝也耶？』虎頷之。母曰：『蒙君仗義，雪我前讎。冀冀母女，定當香花頂禮，用酬大德。未識降臨玉趾，意欲何爲？』虎怒目而視，似憎其爽約者。母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衾衣。但起居寢食，彼此道殊，安得覓成伉儷？况我年近桑榆，家無蘭玉，方將倚婿爲活。汝爲地下人報怨，獨不爲未亡人施德乎？謹陳衷曲，乞賜矜全。』虎聞其語，神凋氣喪，垂頭欲出，而一步九顧，依依不捨。女慷慨而前。

曰：「君且住，妾有一言，幸垂明聽。妾前以身相許，豈敢昧心想衾綢之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忘舊約，當掃除一室，與君終身相守，存夫婦之名可也。」虎首肯再三，欣然嘉納。女乃導虎入帷，營菟裘於繡榻之旁，食則同牢，居則同室，女晨起理妝，虎必潛身匿次，側目偷窺。夜俟女卸裝登牀就寢，始伏於牀下，竟夕不寐，恐以鼾聲擾其清夢，也有時甘旨不給，則銜鹿脯以進，或抱小恙，焦思躁急，盤旋室內者無停趾，病愈始歡躍如初。女習以爲常，而卅氏因年邁無依，時咎女之失計，而虎體貌亦衰，虎一夕竟去，母欲爲榱塼。女曰：「背德不祥，負恩非福。況女子以心許人，豈必作形骸之論哉？」執不允。後女以鬱疾死，停柩堂上，虎忽嗥哭而來，淚下如雨，送殮者皆見之。繼埋玉於祖塋之側。虎一日巡視者三，春秋令節，輒銜山果以奠。越三載如一日。母貧乏不能自活，虎猶日取山獐野兔，存卹其家。

鐸曰：「有情癡者，必無傲骨。虎而癡，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頭竟去，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癡而能傲，是爲真傲；傲而能癡，是爲真癡。」

雞談

吳郡婁門外雞坊，吳王牧雞處也。至今居人以養雞爲業。有祝翁者，象雌雄兩頭。一夕，開牆下喧呶不已，怪而聽之。聞雄者曰：「爾我蒙主人象養，數粒而食，鑿垣而棲，有何不樂？而膠膠膊膊，終夕絮聒。」雌者曰：「我怪汝喜則宛頸，懼則斷尾，全無一點丈夫氣，而猶絳冠金距，驕人昏夜，能不使人氣憤。」雄者曰：「夫不雄飛，妻終雌伏。汝何所長，而翹我短處？」雌者曰：「堂上爭蟲，籠中拘卵，成家之道，舍我其誰？況秦穆公得我而霸諸侯，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貴。汝惟與宋處宗輩，作窗下清談，否則溝畔塗膏，鏡中學舞，恐曹阿瞞棄之不惜。尙

得牛刀一試，冀他年大用也哉？」雄者曰：「汝真所謂但知雌守，未覲雄風者也。我所以勝於若輩者，全在一鳴驚人耳！祖逖聞我而著先鞭，燕丹效我而脫奇禍。至於齊公驚夢，用佐賢名；楚子乘車，不愆兵法。奇勳偉烈，炳耀千秋。此田疇以夜不失時，尊予爲五德之冠。汝牝不司晨，又安知我爲一世之雄乎？」雌者曰：「君以能雄，誰敢不雄！自今以後，請先子而鳴。」雄者曰：「惟家之索，恐操刀者隨其後矣！陰乘陽位，非以獲福，實階之禍耳。」雌者曰：「爾勿言我先聲一奪，當使望氣者，尙求其雌；而天下羣雄，聞風卻步矣！」雄者竦然而退，自此雌者無夕不鳴。家人以爲不祥，殺而烹之。祝翁歎曰：「翰音登天，何可長也！況其位之不當乎？罹於凶也宜矣！」

鐸曰：『太元經有云：「雌雞晨鳴，雄雞宛頸。」陽衰陰盛，其積漸使然耶？願天下處閨房者，持予雄辯，壓彼雌風，毋柔聲下氣，養同木雞也。』

獺祭

大江之濱，有靈物焉，其名曰獺。一日，遊於北岸，遇林中之鷗，集於磐石，相聚而語。鷗曰：「君善捕魚，我善捕雀。而雀之見我者，往往噤音駭翼，電流星散，以至十不獲一。不知君觀魚濠上，能聚族而殲否？」獺曰：「魚之畏我，猶雀之畏君耳！豈盡惡生樂死，而願入枯魚之肆者？」鷗曰：「吾聞君馭之使去，復招之使來，操何神術而能若此？」獺曰：「世傳我別有一手，如道家役鬼之法者，妄也！虎有鉤爪，犀有駭角，狐有媚珠，獠有脛骨，皆志怪者所附會。造物仁慈，方使予角者去其齒，予翼者兩其足。肯令我輩添牙益爪，窮兩間之物類乎哉？」鷗曰：「然則奈何？」獺曰：「我所以馭之復來者，因取之時，未嘗過戕其類，坐而逸獲，若出於不覺也者。彼以爲

無則而過我，於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欲擒故縱，欲貪故廉之說也。『鵲曰：『君言是矣！但鳥之狡，有甚於魚者。魚性最馴，不過隨波逐流而已。鳥之中，如鳩以婦守，雁以奴巡，杜鵑以倒掛而善防，鸚鵡以能言而巧避。他如雀常入幕，燕必處堂，鴿供佛塔之鈴，鳥傍買船之楫，種種機心，弋人何篡？一時迭起於前，不於此時盡掩其羣，而縱之遠逝，不亦悔之晚乎？』鵲曰：『君之志則大矣！然何如留無盡之藏，爲他日屬饜地乎？』言未已，百鳥橫空而來，鵲攫得四五，餘皆竄入林中。鵲意不能舍，奮翼逐之。適射生兒潛伺於側，伏機一發，鵲先貫項而死。鵲哀其愚，設祭於江之北岸，招魂而告之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惟我與爾，以爲田廉。則寡取，貪則同捐。何子不悟，齋恨重泉？吾今輟業，濯手江邊，甯枵其腹，勿喪其元。貪人敗類，自古皆然。凡百君子，請視此鵲。』

鐸曰：『聚族而殲，鵲則毒矣！而欲貪故廉，鵲之陰謀更毒也。乃天獨報於鵲，而不報於獬。豈咒魚入鉢，佛門所不禁耶？亦江頭懺悔之功也！』

蟻封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螞蟻」。有賈老者，業此三十餘年，家小泰。買灶下婢，生一子，乞孝廉褚紹推算之。褚善謔，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貴，汝當作封翁。』賈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通仕籍？』褚正色曰：『是不然！古者蛄號將軍，螢稱正字，蝶封香國粉侯，蜂封花臺刺史。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況道在螞蟻，蒙莊羨之，所望蛾子時術之耳。』賈不知其戲，述孝廉語，誇示同儕。衆舉手賀曰：『淳于棼燒到指頭香，帶挈百萬螞蟻，一齊升天矣！』賈乃大喜，日以封翁自負。兒性憨，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誦。

人問曰：『令郎讀左傳否？』賈曰：『左傳已熟，今聞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兒年二十，頑鈍如初。賈恐前言不驗，復質諸褚。孝廉褚笑曰：『雖有貴命，何其速也？』蟻五年而黑，十年而赤，三十年而白。是有定數，姑待之。』賈唯唯。後兒日荒於賭，漸至廢學。會八旬壽誕，衆客登堂稱祝，褚亦在座。賈復理前說。褚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賈問何銜，曰：『中人科中人，陸賣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郎，晉封卓議大夫。』衆客閤堂，子亦匿笑。褚曰：『汝他年得叨父蔭，不作茶館大使，亦當作交易府錄事也。』賈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

鐸曰：『吳人謂官卑曰「螻蟻大前程」，然畢竟前程，亦從螻蟻上來也。豈必西京記中，勢通館閣，南柯夢裏，貴塚侯王，始識前言之非戲哉？』賈老之不驗，殆所謂蟻慕羊肉，羊肉不慕蟻耳。漆園吏之言，更刻於褚子。』

龜鑑

九江某，以風鑑起家，求田問舍，富甲一郡。同業者爭謁之，叩其挾何妙訣，而所投輒利。適階下龜，蹙蹙而來。某指而笑曰：『是吾師也！汝等問計於我，不如問計於龜。』同業者詢其故，曰：『吾所挾以遊世者，皆此物之教也。』同業者曰：『相法與龜法，若是班乎？』曰：『非相法之班於龜也。風鑑一道，行之最難，必現龜身而說法耳。』衆請竟其說，曰：『我等挾術以游，不借大人先生之力，何能到處逢迎？某翰林某閣部，餽其家奴，納交門下，此名「靠背硬」。』龜之恃以衛身者，全在此。錚錚鐵背耳。龜入門最難，朱門高檻，誤趨則蹶。我鑽得三尺薦爾，一行名帖，以作先容。此名「趁脚運」。得門而入，無傾跌之虞矣。某入門也，趾高氣揚，固爲貴人所惡；脅